

“抄书也是一种学习、一种锻炼”

八旬老人13年手抄40多本书

星报讯(余亚明 刘亚萍 记者 沈娟娟) 戴上老花镜,随手拿起笔筒的毛笔,摆上镇纸,家住合肥市南七街道丁香社区汽修小区的刘贵学今年已经81岁,头发花白的他专心地用小楷在宣纸上的一笔一划地写着。

“我抄书还是老伴提醒我的。”刘贵学的老伴叫王玲,2003年底,她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日本人用汉字抄写了一遍四大名著,想到没事就出去打麻将的刘贵学,她提议刘贵学也抄书。

2004年1月,刘贵学听从了老伴的建议,开始抄书,第一本抄的就是《三国演义》,这也是他最喜欢看的书。因为一直写的是大字,他一开始特别不习惯,“大字大笔一挥,小字比大字难多了,我练了好几天才敢动笔。”

记者在刘贵学家看到,四大名著、《毛泽东选集》等40多本书都来自于他的手抄,细心的他还将每本书都装订成册。

“买宣纸、毛笔、砚台、墨,记不清花了多少钱了。”因为抄写书籍,刘贵学用过数不清的宣纸,“特别珍贵,不能用金钱去衡量。”

十三年来,刘贵学用秃了上百支毛笔,除了一些扔掉的,现在家里还有很多,或摆放在书桌上,或插在笔筒里。

“每天早上,我们起床后会沿着绿化带散步一个多小时,买菜回来我做饭,他就开始抄书了。”王玲告诉记者,刘贵学的作息特别规律,大多数时候都会集中精力抄书,“有时候叫他吃饭,都得叫几遍。”

刘贵学当兵22年,大多数时候从事的都是和文字有关的工作,包括写通知、通报、训练计划、汇报材料等,在刘贵学看来,抄书对自己是一种锻炼,也是一种学习,“可以锻炼手部,还可以用脑子,现在我写字的水平有所提高,懂的知识也多了。”

潜心糖画30年 非遗传承人热心授艺



星报讯(郭艳 孙雨静 汪丽婷 记者 马冰璐 文/图) 作为韩氏糖画的非遗传承人,60岁的合肥市民韩正友潜心研究糖画30年,并不断精进手艺。热心的他还经常走进校园、社区传授手艺,最近,他便在合肥市蜀山区梅山路社区为孩子们上了一堂有趣的糖画制作课。

“这是祖传手艺,是从我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他说,小时候最开心的事便是看爷爷制作糖画,“觉得很神奇!”

30岁那年,他决定追随爷爷的脚步学习制作糖画,“跟爷爷学了半个月后,我掌握了制作糖画的基本功,1年后便能熟练地制作糖画。”此后30年,他一直潜心研究糖画,不断精进手艺,并成功地将韩氏糖画申请为合肥市市级非遗项目,“一转眼已经30年过去了。”

“我一直有个心愿,那就是把祖传的糖画手艺传承下去。”韩正友说,几年前,三个年轻人慕名找到他,并拜他为师,跟着他学会了制作糖画,“如今他们都已学有所成。”

更加让他欣慰的是,最近儿子也开始跟着他学习制作糖画,“儿子说,要把这门祖传的手艺传承下去。”为了把糖画手艺传承下去,热心的韩正友经常走进校园、社区传授手艺,“最近4年,我在合肥两所小学开课教糖画制作,此外,一有时间,我还会走进合肥的一些社区授艺。”

悉心照顾老伴12年 她从不离开半步

星报讯(徐萍 孙雨静 记者 马冰璐) 自从12年前,老伴因脑血栓留下半身不遂的后遗症,家住合肥市蜀山区美虹社区的朱福清阿姨便承担起了照顾老伴的重担。12年来,她夜里从没睡过安稳觉,除了出门买菜,她从不离开老伴半步。

朱阿姨今年74岁,老伴孙光庭与她同龄,12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打乱了老两口平静幸福的生活,“2005年的一天,老伴突然在家里晕倒了。”手足无措的朱阿姨当即拨打了120,孙大爷随后被诊断出患有脑血栓,并留下了半身不遂、说话不清等后遗症。

从此,孙大爷的生活起居全靠朱阿姨照顾,“喂饭、喂水、刷牙、洗脸……都是我照顾。”朱阿姨说,老伴牙不好,只能吃软和的食物,她便每天变着花样做可口的饭菜给他吃,“常言道,少年夫妻老来伴,他是我老伴,我不照顾他,谁照顾他。”12年来,朱阿姨夜里从没睡过安稳觉,除了出门买菜,她从不离开老伴半步。

12年里,除了要事无巨细地悉心照顾老伴,朱阿姨每年还要陪老伴住一两院,“每次住院至少半个月。”12年来,为了不拖累子女们,朱阿姨一个人承担起了照顾老伴的重任,“孩子们都有自己的生活和家庭,作为母亲,我必须为他们分担负担。”

最近,老伴的病情加重,“医生说,他的脑部全是血栓。”如今,老伴吃喝拉撒全在床上,“只能吃流食。”朱阿姨只得把蛋黄捣碎放在稀饭里,一勺一勺地喂他吃,“看着他病恹恹的样子,我可心疼了。”她说,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心尽力照顾好老伴。

婚后一半时间不在一起,他们却是“模范夫妻”

60年前的“情书”她一直保留到现在

“他是飞行员,我是文艺兵,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即使有30年时间都不在一起生活,但90岁的江法祖和82岁的文素德却是合肥市元一柏庄小区邻居眼里的“模范夫妻”。

江法祖耳朵不太灵光,视力有点差,痛风导致腿脚也不利索,文素德就成了他的耳朵和眼睛,每天为他读报纸…… ■张瑾然 记者 沈娟娟

几十年前的信一直保留着

江法祖和文素德住在合肥市分路口社区的元一柏庄小区,两人已经结婚60年了。

“我们年轻时都想当兵,觉得当兵特别帅,尤其是飞行员。”江法祖提到自己曾经的飞行员身份,还是显得无比自豪。

不过,也正是因为飞行员的身份,江法祖不得不跟文素德分居两地,工作特别忙,还经常换地方,这样不在一起的日子大约过了30年。

“连休息时间都没,其实我特别想体贴她,可是没有时间。”在想念文素德的时候,江法祖就一封接着一封地写信,最多时一个星期写三五封信。

这么多年,两人搬了几次家,很多东西都找不到了,但文素德一直保留着两人写的信,加上家里其他的来往信件,摞起来有几十公分高,“这是我俩爱情的见证。”

相濡以沫60年,默契十足

文素德告诉记者,其实江法祖内心特别细致,只是不太愿意表达自己。

“我说得对不对?”文素德歪过头去问江法祖的意见。前段时间,她一天拉了几次肚子,这可把江法祖急坏了,尽管文素德一再强调自己没事,江法祖还是打电话给几个孩子,要他们带妈妈去医院检查下。

用“相濡以沫”来形容两人的生活再贴切不过,文素德做饭,江法祖洗碗;文素德料理家务的时候,江法祖就上网,她会叫他休息,看到驼背了也会上前拍一拍……

“观点不一致的时候肯定有,谁对就听谁的,谁合理就听谁的。”文素德说,有时候实在太针锋相对,两人就偃旗息鼓,过一会儿事情也过去了,“相处的秘笈还是相互体谅、相互关心、相互谅解。”

花草达人乐帮居民“救花扶草”



星报讯(侯月云 孙雨静 记者 马冰璐 文/图) 在合肥市蜀山区七里塘社区,提起“花草达人”徐庆岳的名字,大伙都赞不绝口,他不仅花费24年时间,将自家一楼小院打造成远近闻名的雅致庭院,还经常热心地帮居民们救治“生病”的花草。

一盆盆大小不一的盆景错落有致地摆放着,10余尾锦鲤在鱼池嬉戏,微风轻轻拂动翠竹的叶子……提起徐大叔家的院子,左邻右舍称赞不已,大家都直呼“雅致”。这个20多平方米的小院子名叫“逸翠轩”,是50岁的徐大叔花费了24年时间打造而成,如今已形成以盆景为主,花草为辅,锦鲤点缀的独特风格。

1993年,徐大叔开始在院子里学习制作盆景,经过多年潜心研究,成为合肥有名的“盆景达

人”,“起初,院子里全是大大小小的盆景。”从九年前起,他又迷上了花草,杜鹃、映山红、菖蒲等花草先后在小院“安家”。

如今,每天早上,徐大叔都要花费两个小时,打理这些花草,“每天都要浇水、修剪……一点也不觉得辛苦,反而乐在其中。”他说,“起初制作盆景和养花种草只是兴趣爱好,如今却成为我的‘工作’。”擅长庭院造景的徐大叔如今经常受邀为别人家的庭院造景。

平日里,来小院参观、游玩的人络绎不绝,“经常有花友、亲朋好友来赏景,顺便切磋切磋养花种草的技巧。”徐大叔索性在院子里设了一个茶亭,摆上茶具,与友人们一边品茶,一边闲聊,十分惬意。

作为远近闻名的“花草达人”,多年来热心的徐大叔还经常帮附近的居民救治“生病”的花草,“大伙一发现家里的花草不对劲了,便赶紧抱着花盆来找我。”

徐大叔把“生病”的花草留下后,便精心照顾、救治,不久,花草便恢复生机,“既然大伙找到我,我就必须得帮忙。”凭着多年养花种草的经验,他还总结出了一套秘诀,“不干不浇,干透浇透,春不日,夏不日,秋不干,冬不湿。”他说,对于初学者来说,这套秘诀既简单又实用。